

山东大学出版社

人文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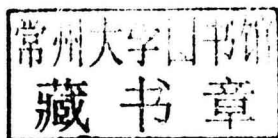
2017

山东大学文学院编

人文迷林

(2017)

山东大学文学院 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述林. 2017/山东大学文学院编.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07-5761-2

I. ①人… II. ①山…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631 号

责任编辑:李孝德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75 印张 33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人文述林》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曾繁仁 郑 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舒 王汶成 刘方政 李剑锋

张树铮 郑训佐 郑 春 唐锡光

曾繁仁 廖群 谭好哲

执行编辑 廖 群 高新华

目 录

中国文学

- 引入“文学生活”视野,天地陡然开阔 温儒敏(3)
- 古典阅读与专业教育
- 关于文学院学生古典阅读的调查和建议 郑 春(9)
- 今古文之争与家派之争
- 从《穀梁春秋》看汉代经学论争的复杂性 廖 群(19)
- 经学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学术品格及方法论特点 边家珍(30)
- “史”字与史职:早期中国史官的“职业化”历程 高新华(45)
- 试析《论语》中有关意志心理的思想 孙丽华(53)
- 论《燕台诗》与离魂主题 吕玉华(60)
- 明清小说中百戏艺术描写的文学功能 樊庆彦(69)
- 清末民初图书馆与小说的传播 黄丽珍(76)
- 陆侃如、冯沅君论著创作译著年表补编 李剑锋、贺伟补编(86)
- 有关《海瑞罢官》几条史料的辨析 刘方政(96)
- 论莫言小说中的元叙事 张学军(104)
- “盲人世界”的叙事:从史铁生到毕飞宇 丛新强(112)
- 以远地风俗召唤普遍发展主义
- 作为一种全球化想象方法的《狼图腾》 国家玮(124)

外国文学与文艺学

被忽视的中心

- 论《米德尔马契》里的玛丽·高思 叶杨曦(141)

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意象原型	王 江(152)
哲学家如何谈艺术	
——兼评海德格尔眼中的凡·高《农鞋》	凌晨光(157)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	仪平策(169)

语言学

《〈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举正	刘祖国(183)
子尾词在山东淄博方言中的内部变化试析	刘 娟 林珈亦(191)
今山东方言入声的“滨城型”发展模式	王小梅 岳立静(203)
咸山宕江摄阳声韵韵尾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归并	张燕芬(214)

图书馆学、新闻传播学及其他

空前繁荣的宋代图书业	刘晓多(225)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发展与创新	郭胜昔(238)
民国新闻家胡政之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	王咏梅(247)
美英日大众化报纸转型的实践与启示	任媛媛(253)
基于语料库的广告语言词汇特征探析	刘 佳(270)
文化资本转化与主旋律影视题材延展	于晓风(285)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人文通识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实践	徐爱梅(290)

中国文学

引入“文学生活”视野,天地陡然开阔^①

温儒敏

提到“文学生活”,大家都能意会,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事实上,每一个当代普通人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甚至对孩子的学习辅导,等等,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② 笔者在2009年9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③ 但没有引起注意,我也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工夫。2011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文学生活”这个提法有新意,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题目推广开去,可能是一个学科的生长点,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一个窗口。我们的兴趣就起来了。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源于对现有的研究状况的不满足。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当然也还有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可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就拿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研究评论他的文章、专著不少,或探讨其作品特色,或评说其创作的渊源,或论证其文学史地位,等等,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极少有人关注普通读者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

① 本文主要部分曾以“‘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② 参见温儒敏:《关注文学生活——寻找阅读与研究的源泉》,201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③ 参见温儒敏:《文学研究要走进“田间地头”》,2009年9月27日《楚天都市报》。

学生活”中构成了怎样的影响。不是说那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重要,这也许始终是研究的“主体”;而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全都落脚于此,未免单调。而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肯定是不全面的。其实,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既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以前也有过“文学接受”的研究,比如“接受美学”,探讨某些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其所考察的“接受主体”,还是离不开批评家与学者。所谓“接受现象”也就是一些评论和争议之类,很少能兼顾到普通读者的反应,以及相关的社会接受情况。这样的“接受”研究,只是“半截子”的。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的研究,可以适当吸收“接受美学”的精义与方法,但眼界要拓宽,不只是关注批评家与学者的“接受”,更应包括普通读者的“接受”,这是更完整的“文学接受”研究。

“文学生活”的提出还将丰富文学史写作。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就是作家作品加上思潮流派的历史,很少能看出各个时期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以及反应等状况。“文学生活”的提出将为文学史写作开启新生面,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对话”,还会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流露出来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不但要写评论家的阐释史,也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研究“日常的美学”或审美潮流,和我们说的“文学生活”有些关联,但不是一回事。“日常的美学”主要还是属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对文学和精神层面的兼顾可能较少。而“文学生活”研究的着眼点还是文学,是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精神生活。

不过,“文学生活”研究必然带有跨学科的特点。这种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是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既然是社会对文学的“自然反应”,当然也就要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那些“匿名集体”^①(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新的学问。“文学生活”研究有赖于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通过大量数据收集统

① 何金兰:《文学社会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57页。

计分析来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这和传统文本分析或者“现象”的归纳是不同的,要求的是更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这样说来,“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有难度的,需要具备些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超越以往文学界人们习惯了的那些研究模式。我们也意识到这种难度,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不太擅长做社会调查,而“文学生活”研究是必须靠数据说话的。我们还得补课,学点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等。比如,如何设计调查问卷,都是有讲究的。还有一个办法是邀请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文学生活”的研究。

“文学生活”研究所关注的是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等,是作为社会文化生活或精神结构的某些部分,在这样的视野下,有可能生发许多新的课题,文学研究将展示新生面。举例来说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曾有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满足了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并对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记得我上中学时,阅读的物质条件很差,读书的风气却很浓,没有钱买书,学校就把《青春之歌》撕下来,每天贴几张到布告栏上,类似看连续剧,同学们就每天簇拥在布告栏前读小说,一两个月才把《青春之歌》读完。这种文学阅读的热情,以及这种文学的社会影响,现在是很难想象了。但无论如何,那一代人也有他们的审美追求,有他们的文学生活。这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现象,也是文学史现象。可是现在的相关研究,对这些现象缺少必要的关注,也难以做出深入的解释。光是“意识形态灌输”或者“体制的控制”并不能说明当年那种文学生活与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现在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论作,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用某种现成理论去阐释文本,即使对当时的读者接受(其实很多仍然是评论家的言论)有所顾忌,那也是为了证说某种预定理论,极少把目光投向当时的阅读状态与精神转化,并不顾及那种鲜活的“文学生活”。这类研究比较空洞,不解渴。我们有理由期待那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能真实显示曾经有过的“文学生活”图景。

关注“文学生活”,其实也是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事实上,每一个当代普通人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甚至教学、对孩子的辅导,等等,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文学研究的天地就会陡然开阔。比如,对当下文学跟进考察,也可以从“文学生活”切入,关注社会反应,而不只是盯着作家作品转圈。现在每年生产3000多部小说,世界上很少国家有这种小说“生产力”,可是我们弄不清楚这些小说的生产、销售、传播、阅读情况。那些畅销小说是怎样出炉并引发效应的?如何看待“策划”在文学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小说(包括那些发行量极大的小说)主要在哪些方面引起当代读者的兴趣或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评说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差异?小说在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中有

什么影响?畅销书、通俗文学与“出版工作室”及“图书销售二渠道”的关系如何?……以上诸情况都值得去研究。再举些例子:诸如社会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韩寒现象”,“杨红樱现象”,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故事会》《收获》《知音》的读者群,中小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电视、广告中的文学渗透,甚至四大名著、古代诗词对当代精神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做专题调查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还有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包括农民、城市“白领”、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等群体的文学阅读调查;一些重要文学类型的接受,如诗歌、武侠小说、打工文学等的接受情况;还有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阐释、变异的状况,等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生活”研究的课题。

不只是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比如,研究“词”的形式演变。最初的“词”是伶工之作,相当于古代的“流行歌曲”,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悖的,自然不登大雅之堂。后来由伶工之作转为士大夫之作,形式不断更新和雅化,读者“接受”也随之变化,其“地位”才逐步提升。如果结合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行为”来探究“词”,就会对其形式变迁看得比较清楚,同时对古人的审美心理也会有更多、更细腻的了解。古代文学在当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对有些“接受”现象是存在疑问的。比如,现下为何家长都要让三五岁的孩子读李白、王维、白居易,而不会让他们读郭沫若、艾青或穆旦?到底其中有什么心理积淀?“四大名著”精华糟粕并存,可是在现实中传播、阅读极广,到底对当代道德观念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文学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的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每年那么多文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要找论文题目,按照旧有思路会感到题目几乎做尽了,很难找。如果目光挪移一下,看看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那就会有許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这可能就有学术的更新与推进吧。自然不能要求所有学者、评论家都改弦更张来研究“文学生活”,但鼓励一部分人进入这块领域,起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起码会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

“文学生活”研究必然涉及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应当也可能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获取某些启示,或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但也应当防止陷于“泛文化”研究的困境。数年前,我曾经写过文章,对“泛文化”研究有批评。^①我说的“泛文化”研究,是指那种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是赶浪潮的学风。当时不少所谓“文化研究”的文章目的就是理论“炫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我认为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

① 参见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认可。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研究,会涉及社会学、文化研究理论等方法,但本义还在文学,也不会脱离文学。这和我以前的批评意见并不矛盾。文学研究其实包括很多方面,除了艺术分析、文本解读等“内部研究”,还有很多属于“外部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有可能取得突破。比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当然,“文学生活”研究本身也有局限,它在有些重要的方面可能派不上用场。比如对作家作品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是“文学生活”研究所能解决的。提倡“文学生活”研究,要有一份清醒的认识。

现在处于信息量极大的时期,文学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生了很多变化,也给研究者提出许多新的课题。网上创作与网上阅读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2011年网络文学用户就达到2.02多亿。^①而智能手机等硬件的发展,更是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式,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也更主动地参与到创作活动当中,直接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网络文学的“生活”中,以往传统文学那种强调创作主体个性化的特征在消退,创作主体与受众客体越来越融合。网络文学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总的来说良莠不齐,但确实也有好作品。这都是新的课题,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研究的范围。

网络文学并不能取代传统的文学,但传统的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也在发生大的变化。现在的读者分类比以前更多样复杂,“文学生活”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分野现象。文学生产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出版社的“策划”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作者,甚至可以“制造”和左右社会审美趋向。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生活”。不断听到有人说“文学正在消失”。似乎有点根据。且看人们如此依赖网络,变得越来越烦躁,没有耐性,只读微博与标题了,哪还有心思读文学,还不是文学在走向没落?可是认真调查又会发现“反证”。比如,现今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就有三四千部,各式各样的散文作品散布在各种媒体上,创作的门槛低了,队伍却大大扩张了;电视、电影很多都在依靠文学,什么法制节目、婚介节目等等,都搞得很“文学”,文学对各种媒体的渗透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与深入。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就不会认为文学在“没落”或者“消亡”。这些现象,也都可以纳入“文学

① 参见史建国:《网络文学生态的调查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生活”的研究范围。

“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的确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可以肯定,这将成为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2015年10月21日写,12月16日修改)

古典阅读与专业教育

——关于文学院学生古典阅读的调查和建议

郑 春

一、一篇文章引出的争论及调查

2014年前后,作家鲁先圣的一篇关于大学生的文章引起高校内外人们的关注,甚至在一些重点大学的文学院造成程度不同的震动。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邂逅文学院大学生》,讲了作家与文学院学生交流的一个亲身经历:某日,他到上海出差,在火车上遇到去那里读研的某重点大学文学院的一位女毕业生。于是就问起学生毕业学校里所熟悉的教授,学生竟然一无所知;又问熟悉当代的哪一位作家,回答“都模模糊糊,没有深刻的印象”;再问熟悉哪些经典的作家和作品,她也很尴尬地说没有很深印象的,学过就忘记了。作家干脆发问:“你在文学院的四年都学了什么呢?”学生竟然这样回答:“哪里有同学学习你说的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毕业以后用不上,现在大家都忙着学习公务员考试的应用试题,学习对于就业有用的。”于是作家大为感慨,说:“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也无法判断她是否是当今大学生的缩影。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教育部门对于这样的现象了解多少。但是,我却从内心里为他们担心,一个人的目光如果这样短浅,你一生的前途在哪里?又哪里谈得上造诣和抱负成就?”^①

这篇文字见报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尤其是校园中人。这些反响大致趋于两端:一是否定派,有人怀疑这个学生身份的真实性,也有人质疑这个学生言谈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她的言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今天在读的文学院学生,进而认为不能以偏概全,等等。另一端则是肯定派,充分肯定作家的敏锐性以及责任感,并且认为他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值得高度重视。许多人由此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进而直面我们教育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系列问题,甚至可能是很严峻的问题。正如作

^① 鲁先圣:《邂逅文学院大学生》,《特别文摘》2013年第12期。

家所说的,学生们在大学的四年中,在文学院的四年,究竟都学了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也针对众多的疑虑和争论,作为学院中人,我们一直想做点实际的、基础性的工作。比如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阅读领域,对目前文学院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阅读情况,首先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下。正在此时,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温儒敏先生正在主持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在我们学院陆续展开,我们的调查研究作为这个重大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得以顺利进行。我们的设想是,以古典文学的阅读情况为主题,以山东大学文学院全部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当今文学院学生的古典文学阅读情况进行一次较为准确、真实,具有研究意义的问卷调查,然后以此为依据,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剖面分析。

之所以选定古典文学阅读作为学生阅读调查的代表,我们的考虑有三个方面。首先,古典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载体之一,它不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发展脉络,还是一个民族活生生的历史,蕴含并传承着一种属于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追求和精神,因此,对古典文学的阅读具有某种特殊的标志意义。其次,文学阅读是所有文学能力之本,它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由于文学院学生的专业特点,他们的素养、能力将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文化素养产生直接的影响。古典文学是文学院大部分学生大学阶段最重要的课程之一,有人说过,没有古代文学,就不能称其为中文系。即使对其他专业如新闻、艺术等专业,也是重要的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因而对古典文学的阅读情况的真实把握,有助于衡量在校学生的学习情况、阅读状态以及专业背景的丰厚程度。另外,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不同,古典文学作品因为创作年代较为久远、语言相对艰涩难解、内容不同程度地远离现实生活、思想具有程度不同的时代局限等原因,造成今天学生往往存在一定的阅读难度和接受难度。对它的阅读不能只凭兴趣,还需要时间,需要日积月累,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因此对学生古典阅读的调查,更具有某种程度的专业显示意义。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学科的发展建设,形成了较为浓郁的人文科学研究和学习氛围,选择这里进行专题调查,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学科专业典型性方面还是在受调查群体的数量、质量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选择山东大学文学院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以古典文学阅读与接受的现状为调查内容,对在校学生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数量、阅读种类、阅读动因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在校学生古典文学阅读现状调

查》^①。这项调查于2014年9月开始,前后历时近半年时间,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受访者全部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其中本科生包括“大一”至“大四”的全部个案,“硕士生”包括“研一”至“研三”的全部个案,“博士生”包括“博一”至“博四”的全部个案。除了极个别学生因特殊情况无法参与调查之外,学院全部学生基本都接受了这项调查。有许多本院和外院的同学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前期调研和后期数据处理,调查共获得1095份填答合格的有效问卷。数据采集完毕之后,利用调查网站的自动导出数据功能导出全部问卷的填答结果,确保了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今天文学院的学子怎样读古典

今天的大学生,特别是文学院的学生们,究竟怎样对待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他们还读不读经典?读多少?怎么读?对待文学经典不同的接受状况是怎样一种比例?针对这些问题,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在校学生古典文学阅读现状问卷》(以下简称《问卷》)调查统计数字,我们将有关阅读状况概括如下。

从《问卷》所列的作家、作品阅读程度统计分析,绝大多数学生还是能够阅读一定数量的古典文学作品,而且有些学生还展现出较强的阅读兴趣和较大的阅读量,但不同学生之间阅读差距较大。所列全部作品按平均阅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红楼梦》《三国演义》《诗经》《聊斋志异》《水浒传》《论语》《古诗十九首》《史记》《人间词话》《牡丹亭》《西厢记》《庄子》《儒林外史》《世说新语》《左传》《桃花扇》《三言二拍》《古文观止》《长生殿》《文心雕龙》《老残游记》《陶庵梦忆》《昭明文选》;所列全部作家按平均阅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白居易、陶渊明、李商隐、柳永、辛弃疾、纳兰性德、韩愈、陆游、欧阳修、柳宗元、屈原、“三曹”、关汉卿、黄庭坚、嵇康、司马相如、江淹、方苞。

从“学历层次”分析,“作品总体阅读程度”和“作家总体阅读程度”两者呈现了非常相似的学历层次差异,且随着学历层次的上升而上升。全部作品中除《陶庵梦忆》之外,其余作品的阅读程度均值都表现了显著的学历层次差异,而且都是本科生比硕士生和博士生低。全部作家中,对司马相如和柳永两位作家的阅读程度均值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学历层次差异,而对其余作家则有显著差异,这其中除纳兰性德外,对其余作家的阅读程度均值都是本科生低于硕士生和博士生。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没有表现显著学历层次差异的作品和作家中,对《陶庵梦忆》和司马相如,所有调查对象对他们的阅读程度均较低,而对柳永的阅读程度则普

^① 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杨括、夏昀等同学以及博士生吴晓东参与了有关调研和《调查报告》的初步撰写,在此一并致谢。